

紫藤架下读书郎

袁 索

植物中,无拘无束攀缘的藤本植物是我喜欢的,色彩中,高贵静雅的紫色是我钟爱的,儿子的成长过程中,紫藤架下读书的光景是我怀恋的。

我曾远足去了世界最为知名的位于日本栃木县的足利紫藤园,感受过四棵150岁高龄的紫藤老树花开时满天紫色的震撼,但我还是更偏爱东京的第一赏藤地龟户天神社,在植物中植入了更多的人文。记得最近一次去是在儿子高中考大学那一年,因为龟户天神社与天满宫神社一样都是祭祀学问的神社、是学子祈求金榜题名的灵验之地。然而最喜欢而又不能取代的是家园里的紫藤。

上世纪的最后一年,怀揣襁褓中的爱儿从东京回到故乡上海。寻寻觅觅,最终择定一庭院深深、有着好看的浅紫色外墙的住宅而居。坐北朝南的寒舍东墙,从南到北架以有年轮的紫藤长廊,腕臂粗的树干遒劲地扭靠在挺直的木架上,枯槁的根茎、皴

裂的躯干,似干渴却姿态古朴妩媚,藤条缠缠绕绕。年复一年,年年藤花紫。初春,新发的枝条青翠浅绿,紫藤花架上浓浅不一紫藤沿着设定的路径,寻着太阳的光照神乎其神地绵延爬长着,嫩绿的纤叶一天天不停地覆盖着藤架上的天空。到了春天,靠着墙的紫藤树干上的枝蔓还顺着藤架爬上了的墙角,竟然探着头调皮地将藤尖挤进二楼的卧室,让我好生欢喜。庭院深深廊道长,长长的藤蔓被牵引到很远很远的前方,紫藤架下,翻动着看图说文童话书的小小读书郎一定在梦幻的世界里被牵引得很远很远了。

岁月之美,美在它的静好,也美在它的流逝,在流逝的岁月里又有多少人是我们心中盛开的紫藤花,值得我们停下脚步去怀恋。庭院深深藤道长,无论是悲是喜,是哀是乐,抑或无所事事,在紫藤长廊下

穿上父亲的迷彩服

父亲是退役军人,如今,在和居民交流最多的街道办事处工作,这次疫情,他始终在前线,我已经好久没在家见到他了。母亲也不轻松,努力处理完自己日常的工作,还要照顾家里。两个月来,我已经习惯和父亲一起吃饭,偶尔到了晚上,会收到他发来的几句问候。

那天是周日。终于在晚饭前见到了久违的父亲。已经入春可天气还有些寒凉,看父亲的装扮应该是刚洗完澡。刚要开口问,他手机就响了。简短地在阳台上说了几句,他回头问我刚才要说什么。我顿时心头一酸,笑得很勉强,“没事,爸,路上……路上注意安全。”其实我心里想说的,他都明白——我们父女已经好久没在家里吃过饭了。那天,父亲特意下厨,为我烧了最爱吃的红烧肉,他自己却没有来得及尝一口,就匆匆去工作了。

浦西封控前,父亲曾鼓励我当志愿者,尽管我当时有些害怕,还是报名参加了,因为我知道,我将和父亲一起战斗。4月初最困难的时候,志愿者群发来通知,说物资不足,只能提供手套和口罩。但紧接在这条信息后面,冒出了一条留言,回复的都是三个字“不介意”。年轻人集思广益,有的捐赠超大号垃圾袋,有的提供面罩鞋套、一次性浴帽,至于我,决定征用父亲的迷彩服。办法总比困难多。

志愿者队伍里有位大叔说:“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进步了!”是呀,有那么多挺身而出的人给我们立榜样,我们90后、00后也必须快快成熟起来,与父辈们并肩战斗。

这一波新冠疫情涉及全国多个省市,我们生活的上海也在其中。幸而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各兄弟省市的支持下,上海人民众志成城,共克时艰,通过封闭式管理,疫情已初步控制,胜利在望。

由于事发突然,封控早期,食品、医疗等保障出现了一些问题,曾让部分民众不安,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已经基本解决。不过人是一种感情动物,生活中除了生理需求需要得到满足外,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需要支持。

封闭式的社会管理,影响了人们习惯了的生活方式,由于较长时间宅在家中,虽然衣食等基本生理需求尚可满足,但对许多人,除了那些有着大量工作任务的居家办公者和正

在准备高考中考的孩子们外,精神生活则显空泛。对精神生活空泛的表述,上海人常用“恹气”一词,沪语中的“恹气”大致上等同于寂寞。不过,我觉得在当前的语境下,一是程度上可能有些接近抑郁,二是还包含着一种无助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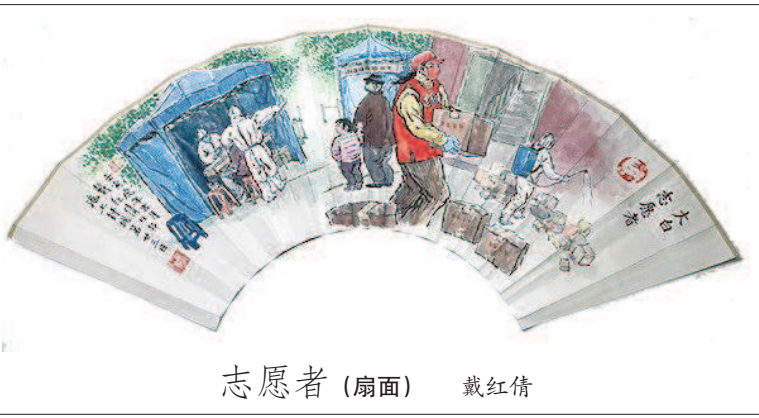
怎样来舒缓这个“恹气”?我想首先是应该理解目前这种社会管理形式的必要性,相信这只是暂时的措施,大家共克时艰,困难很快就会过去。其次,也得想点办法来解解“恹气”。看电视、上网、“玩手机”都已经大众化,也是许多人都已经在做的事。除此之外,文学艺术能给人愉悦、动人心弦,提高人的情操。艺术是高尚

的,也是亲民的,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民众已经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受众,许多文艺爱好者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其中。

宅在家中如何解郁

杨秉辉

在如今这个特定的时空中,我想如果感觉到“恹气”,不妨做一点带些文艺范儿的事,相信一定是有益的。举个例子说吧,我是一名退休医生,平时也喜欢写写画画,春光明媚之时最宜出门写生。我住宝山罗店的美兰湖地区,前年春天去探访了罗店的万亩油菜花田,并做了些写生画,还写了篇短文,介绍了“家门口的油菜花



志愿者（扇面） 戴红倩

走走成了习惯。暮春的繁花、盛夏的绿荫、晚秋的落叶、冬日的残枝,紫藤长廊的四时光恰似一帘幽梦,每一季的每一帘都上我心,而最上心头的那一帘当是暮春,紫中透蓝的紫藤花映衬在浅紫色的屋墙上,脉脉相承融入其中,蒸融在紫气东来的烟霞里……千里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紫藤最美的瞬间莫过于紫光一庭、穆穆闲闲中随风摇曳的模样,于我则是在这最美瞬间醉美于紫藤花架下长椅上捧着小儿画册朗朗而读的小小读书郎。

庭院里的紫藤花越开越繁,紫藤叶越长越盛,蜂蝶鸟也越来越多。一年又一年,紫色花穗的花舱里裹藏着的生命琼浆也越来越丰醇,随着紫藤树年轮的次第上旋,儿子也渐渐长大,像小鸟一样飞出了庭院,时而又飞回家门。回忆像老旧温暖的相片,又像模糊而又温黄的书卷,紫色花瓣打底的背景让过往的岁月带着诗意。

一日,小学二年级的读书郎从学校捧回了在陶艺课上制作的陶罐,拉着

一提起端阳,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家乡临洮那个熟悉的场景:薄雾轻笼的早上,家家户户小斧头剁柳条的声音此起彼伏,整个上午空气里都弥漫着杨柳的清香……

其他地方插艾和菖蒲,临洮的端阳却是家家

夜光杯

我要我去看看他的手工作品,陶罐正面的一团倒挂的等腰狭长的紫中透蓝釉色映入眼前。

“阿宝,这是啥东东呀?”“姆妈,依猜猜看呀,就是依欢喜额……”“姆妈伐晓得呀,猜勿出呀。”

儿子暗示我:“是阿拉青溪洞里额……”

我不解地摇了摇头。他又提醒我说:“上趟,阿拉还拿伊放到米粉糊里再捞出来,放到油锅里做过花瓣天妇罗的……”

“哦哦,是阿拉院子里紫藤架下的紫藤花。”我大声地喊了出来。

暮春,又见紫藤花开。花瓣绽放,蓝紫喷涌,时间也被打开。那青溪庭院紫藤花架下的读书郎充盈着我的心脑。眼前的紫藤瀑布如锚一般固定下的画面,柳住了易逝春光。时间的云层里,意识的蓝天下,由浅而深的花垂下,丝丝紫意在蔓延,那份蔓延似手拳的渐次松开,让紫藤花开的沉郁去牢牢握住童心。

春风吹过,满架紫藤,一院清香,景色依旧,只是紫藤架下少了小小的读书郎。

临洮端阳

李媛惠

户户插柳条。插完柳条,奶奶从筐萝里拿出一团多种花色混搓成的花线,每个人的手腕里绑一根,这就是临洮的花花线。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上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可见这是个古老且有韧性的习俗。听老人们说,很早以前临洮端阳不大吃粽子,青稞做的甜醅才是主流,因为那时候糯米在

儿子的那个手工陶罐成了我的珍藏,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房里,腾出书架上足够的空间,让它稳稳妥妥地放着,让正面的那一片紫釉正对着案桌前坐着的我,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抬头就能见紫。

秋冬风紧,叶片飘落,留下苍劲的干枝和虬曲的枝条,我徘徊在孤清的紫藤长廊,想起川端康成说,这紫藤花最懂多愁善感。

紫藤的花语不就是依依的思念吗!紫藤花开暮春,暮春时节总是带有些许的伤感和怀念。鲁迅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深切的期待与窗外的紫藤糅合在一起,有着朦胧的美好,紫藤花开满的院落,子君与涓生在一起的美好,成为涓生对子君永远的怀念。

开满紫藤花的院落,却不见紫藤花架下读书郎。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黄昏。

“紫藤里有风。”我站在紫藤架下,想起了汪曾祺说的这句话。紫藤里的风,从旧年往事中吹来。紫藤花开细碎,还有那缠绕的藤萝,不就是心中不能放下的怀恋。

西北很少见。甜醅的做法和做酒酿相似,虽然其普及程度不及酒酿,如今却也是可以轻易在上海的西北菜馆吃到的甜品。

从明朝开始,临洮的端阳和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时至今日,临洮好些乡镇的人过端阳依旧少不了逛庙会。为什么庙会要安排在端阳前后?这可能跟乡民这段时间相对比较清闲有关,因着这层关系,这种庙会对临洮人来说也是联络外地亲朋好友的绝佳机会,其热闹程度和过年不相上下,而且节奏更紧

喜欢音乐,大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多听唱片、录音。或有喜欢声乐、戏曲者,不妨在家中轻声吟唱。有喜欢诗文者,何不试作些古诗词、新诗,韵律或有欠缺、对仗虽不工整,能够表达心情便好。若有些特殊经历者,何不开始写点回忆录留给后人参考……

疫情期间一家人宅在家中,需要互相关心,除了关心饮食营养之外,心理状况也需要关心。涉及文艺类的活动常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也较易取得“移情”的效果。觉得“恹气”者很可一试,对有焦虑或抑郁倾向的人可能更有需要。

练习耐心,不妨和花草说说话。

走进心灵花园

责编:徐婉青

苏州文人喜欢小乐惠,有了点闲钱便有园林癖,买个小宅院,在园里做个池子,搬来几块石头,再栽点翠竹,植几株红枫,透过花窗观景,不亦乐乎!清朝的苏州私家园林多至上百家,若计算这些小宅院,那恐怕以千计了。

不过,这些规模还不够宏大的私家小园林,倘若主人不是特别出名,造访者不会很多。但名气很大的小园林也有那么几座,靠近人民路的马医科巷内就有一座曲园。

曲园主人是浙江德清人俞樾,道光年间进士,因诗文俱佳,颇得主考官曾国藩赏识,咸丰帝任命他为翰林院编修。本以为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但俞樾是一介书生,好意气用事,既不善阿谀奉承,又不肯周旋应酬,官场自然容不得他,不久削职为民。

俞樾也不气馁,返回老家前看了苏州这块风水宝地,索性借宿于此撰述。一晃十六年过去了,俞樾成了清代的朴学大师,著述颇丰,桃李天下,于是他买下一块地,欲建书斋园林。在他看来,书籍与园林是相通的,园中的一亭一廊,一水一石,好似隐藏于线装书中字里行间的秀美文字。

曲园自南而北分五进,前两进为门厅与轿厅,第三进是主宅客厅,取名“乐知堂”。东厢房与正厅之间有雅致的备弄,西北为亭园。经过廊屋直达曲园最重要的建筑——春在堂,是俞樾以文会友和讲学之处。此堂名有点讲究,当年俞樾考试时,曾国藩考他,俞樾答了一句:“花落春仍在”,大获赞赏。俞樾平生以此为荣。

在苏州众多园林中,平心而论,曲园的建造风格与艺术布局还算不了上乘,它与普通住宅结构相仿,装饰也朴素简洁,亭台楼阁相形见绌。但主人俞樾毕竟是个博学的人文,他设计的书斋园林亦自有书香清趣,如南面的“小竹里馆”,乃俞樾读书处,面竹而坐,掩卷饮茶,平添悠闲之趣,引万干遐想之思。“认春轩”林木花容,呈烂漫绽放之姿,亦令人心旷神怡。再往前行,便是湖光山石,流水屏障处是假山,石中有洞,蜿蜒穿行,豁然开朗处见一间琴室,唤名“艮宦”,旁有三间书房,号“达斋”,是主人做学问的笔耕之地。俞樾喜欢窗外翠竹摇曳,帘中芳踪嫣然,还有粉墙上的雨痕,池塘内的蛙鸣。他面对书架上的陈编善本,不论唐宋,抑或明清,让他冷落了多少个良辰美景,还有花开花落的迷离风韵。

曲园不大,但有池有亭,池乃“曲池”,亭为“曲水”。二百平方米的小园内,由于建廊设亭,行来曲折多变,咫尺之间,别有洞天,亦小中见大,形成曲园的书香特色。

俞樾终老于曲园,卒年86岁,在曲园共住了33年。他在此研究经学、史学、戏曲、诗词、小说、书法,其学问博大精深,遍及海内与日本、朝鲜。

曾国藩誉喻自己两个学生:“李鸿章拼命做官,俞樾拼命著书”。以拼命著撰的俞樾终于完成了《春在堂全书》,计500卷。他对中国经学的发展和推广有不小贡献,亦致力于俗文学研究,对《三侠五义》的润色修改,使此书广为流传,不胫而走。这位“通儒”学问之广博,在当时似无人可及,小小曲园也成为姑苏园林中的一个必游之景点。

张。

此时招待亲戚不用粽子,临洮端阳自有其岁时风物。它们分别是凉粉、浆水萝卜和凉面。

凉粉是淀粉做的,临洮盛产洋芋,洋芋淀粉远近闻名。每一家的主妇都擅长做凉粉。粉末状的淀粉撒进滚水里,擀面杖不停地朝一个方向搅,这就是散凉粉。

水萝卜刚好端阳左右

成熟,最适合做成清凉解暑的浆水萝卜。萝卜切片,浇上清澈的浆水,撒一撮盐,滴几滴紫籽油,再来一把新鲜的茼蒿。端阳用这道凉菜招待亲朋,既是尝鲜又能解酒。

第三种美食就是闻名甘肃的临洮凉面。临洮巧妇们最擅长的可能就是晾凉面。临洮家家有大案板,勤快的媳妇亲自出马,手擀一大张薄厚均匀形状规整的大圆面,撒玉米面叠整齐,大切刀喇喇拉过去,每根都一样细。大锅宽水,一把子下面去,捞上来,淋清油,放到通风的地方用长筷子抖几下,抖到面条油亮金黄丝丝分明充满弹性就是最好的。

亲戚们吃饱喝好,小马扎一提就逛庙会了。沿途看到一畦畦绿油油的麦田,还不免驻足欣赏赞叹一番。

缠花花线也好,逛庙会也罢,或简或繁的习俗背后都是乡民朴素的祈福心愿。时至今日,每当想起薄雾笼罩的村庄,乡民们用小斧头剁柳条的景象和声音,我总是忍不住要在心里默念《诗经》的句子:“伐木丁丁,鸟鸣嚶嚶”,“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曲园清趣

曹正文

